

家鄉青山誰來護

文/孫俊平

11月10日早上，我市知名作家李軍老師親自駕車邀約了《棗陽人》雜誌創辦人劉正文先生和棗陽文學界領軍人詹華如先生，還有筆者，從棗陽市區穿過企圖干擾此次活動的濃霧出了城，目標是美麗鄉村建設榜上有名的我的老家王城鎮。李老師說此行曾一波三折，難得成行，為了多看些風景，不走本來有快捷高速的興隆方向而選擇了穿越烏金的方向。如今的交通四通八達，國道、省道、縣道、鄉道、村道如蛛網般地交織著伸向每一個角落，真是縱橫馳騁任君選啊。

大霧見攔不住我們也便怏怏地退去，取而代之的是秋高氣爽的陽光明媚天。車窗外的美麗鄉村景色次第往後倒去，而恢復生態後的青山綠水則爭先恐後地撲面而來。李老師讓我們美美地欣賞了一遍大好河山後來到了目標地王城鎮。在王城又帶上了在此等候的也是此次訪問的重點物件——一個以義務護林保樹為己任的村民蔡萬明。

李老師為讓我們充分享受生態自然美，在蔡萬明的導引下，繼續帶我們驅車往資山方向的綠水青山深層次進發，這使我嗅到的家鄉味越來越濃：我的老家是王城鎮資山。不，就是資山！這是用了不知多少年多少代的區域地名，是後來王城取代了過去的資山區、資山公社之地名。這是由於後來的交通優勢將政府所在地設在了王城，使王城的發展超過了資山，小弟成兄長，好比原來襄陽改襄樊。

資山，歷來的城池規模、工貿商業、生態環境、歷史底蘊等各方面均優於王城。其一，資山據說是老茶馬古道上的一個節點，過去的人挑馬馱的年代，從隨州過來的運輸路線是穿越界山經南陽溝過資山去向吳店的，因此資山古代的商貿便興旺發達起來，還出現了商會驛站江西會館、陝西會館，這說明這條線南通江西，北至陝西乃至更遠。商道也帶來了地區的繁華，從而使資山的文化底蘊無比深遠，歷史遺跡隨處可見。



其二，資山的原生態美優於王城，資山是古文人眼中的桃源，史籍對資山的定義是：“資山，在聖龍山以西，林壑深邃，饒魚稻竹木之利，居民資以為生，故名”。因此古人贊資山“水曲山幽真太古，桃源欲似在人間”，這豈不是印證了今日的名言“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因此，我心靈深處總是說我的老家是資山，總是想既然襄樊改回了襄陽，何時王城也改回資山，恢復這悠久歷史的淵源之名？我想，充分利用資山的文化底蘊和人文環境，大力發展旅遊業，不能不說是個不錯的選擇。



孫俊平老師（左）與棗陽人雜誌主編

小車在王城到資山的 272 省道上行駛，這是我走過無遍數的路線，起初是步行多年，上學、工作都是用雙腳丈量，一般需兩個小時，後來才有了公路有了班車。因此，我對公路兩邊的景色變化有一部歷史：開始是山林破壞樹漸稀，繼而變成了寸木皆無的光禿山，再後來才漸漸生態恢復現青山，這是一個幾十年的過程。能在有生之年見到如今的高等級的公路及路兩旁的美麗鄉村建設和生態恢復如初真是令人欣慰，由衷讚歎！

我回憶家鄉生態的變化好有一比：好比人的髮型，起初是披肩髮的美女，繼而變成寸頭男，再後來變成了光禿和尚；現如今經過多年的植發蓄髮，生態恢復，漸漸地使短髮男披肩女依次再現，而這一轉換就花費了大幾十年！

不一會便來到資山新街，穿街而過，處處是舊貌換新顏。李老師把我們帶到端公村的紅色旅遊景點施嘯文故居，享受了一餐追古憶今的盛宴。我們還決定去已小有名氣的景區資山水庫白水源一遊一覽。



施嘯文烈士故居

回顧我們這一路走來，沿路的新農村建設變化歷歷在目，沿路的原生態恢復成效卓著。人們將聚落建成景點，景點則點綴著美麗鄉間。越走山越高，越走林越密，越走空氣越清新，越走心情越舒暢。

蔡萬明在車內為大家介紹，哪兒是生態林，哪兒是經濟林，哪裡有樹齡幾十年的成片松林，哪個村裡林子大，哪裡松樹胸徑

粗，哪裡遭人破壞了，哪裡樹木有病害，真真心中有一張森林現狀分佈圖。

而在我家鄉生活幾十年，心中也有一部自然生態變化史：在我幼年時，老家是真正的“林壑深邃”原始生態，遍山滿穀的參天大樹，不說是藏龍臥虎，真實的藏狼臥豹；在我家不遠的鄰村，就發生過花豹傷人、水牛救主的真實故事；而大白天野狼叨豬、壯漢追狼的畫面卻是我親眼所見；野雞求偶鳴叫不分冬夏，白鷺頭頂盤旋則是充滿夏天；前山后坡處處是松柏修竹，蔭地遮天；村莊周圍更是花果飄香，古木參天。

林木生態遭大破壞則是起始於大躍進的狂熱年代，當時的人們失控了，將那百年老栗樹放倒燒炭投入土砌高爐大煉鋼鐵，將成片的松林雜樹砍倒當柴填進大食堂的灶門做飯……這一開始便無法終止，漸漸地披肩髮女郎變成了光禿和尚，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生態才開始艱難地恢復。

生態恢復，何其艱難，乃我親眼所見：一株株三四寸高的小松苗，是的，你沒聽錯，還沒筷子長，將根植入土中，澆水，踩實，第一年活下來已算是圓滿，這真是如禿頂人植發一般。一年兩年，一寸一尺地長。十年八年，二三十年，植樹人付出了多少血汗！如今這裡已經是松針如地氈，抬頭不見天，風吹松濤吼，展望不見邊。因為我雖身居在外，但每年清明祭我都要回鄉掃墓，故土祭典。當年的植樹人羅漢村前支部書記陳久富，如今已成了守林人，夫婦倆幾十年堅守在老家竹林灣，以林為伴。

鎮域內的已有記錄在冊，已圍欄保護的名樹，蔡萬明更是如數家珍。這不僅讓我想起早年印象中的百年乃至千年的古樹，可惜那年代人們沒有保護生態尊重歷史的意識，一棵棵的遭蹋了。

我印象最深的也是我記憶中不可磨滅的幾棵奇樹，倘若早點納入保護名冊該有多好。一是我在《樹殤》中寫過村邊的一棵高大雄偉的大皂角樹和在《竹林灣回憶》中寫過的稻場邊的白果黃棟一體的雙生奇樹，以及坡沿上“根連根盤根錯節枝咬枝互交連理”的一片古老栗樹林；此外還有一顆印象較深的是資山去王城路邊的趙家灣坡頂的一棵黃棟樹。這樹尚只在記憶中還未在文字中出現，不妨借此文錄記下來：這樹的胸徑一兩米以上，樹齡應在數百年以上，圍起來恐怕需七八人手牽手，樹冠更是遮蔭擋雨，丈八開外。奇特的是它的中心長著一棵柏樹，外面黃棟樹之黃，合著中心柏樹之白，人們戲稱金包銀。這與我家竹林灣的一棵白果（銀杏）樹包著黃棟樹的銀包金真是異曲同工。因此樹位於路邊，我一位同學的爺爺在樹下搭起一個棚子售茶果，也算休閒。那麼粗大的樹，也不知後來的劊子手如何將它整倒的，活到現在豈不是一棵發財樹？

小汽車緩行在一起一伏的環庫公路上，是李老師為讓我們觀賞窗外風景專門慢行的。這使我沒有了往日在車裡如坐過山車的感受，卻讓我們飽了眼福。我們沒有放過每一個可觀賞的景點停車遊覽，下車後大家都大口地吸著新鮮空氣，這花香樹香伴隨著山水間充足的負氧離子，著實讓我們的肺吐故納新，讓我們的腦寵辱皆忘，讓我們的雙眼格外明亮，讓我們的心情分外舒暢，難怪現今的人們在假日都選擇結伴自駕遊嚟。

在轉坡的至高點觀賞，有種“一覽眾山小”的美感，遠處的資山街全景展現，山下的資山水庫若隱若現，掩映在青山之間，真乃再覽天地寬！

下了坡頂，來到白水源。白水源，一個古村名，何以有此名？這原是棗陽主河道白水的源頭，這是棗陽之水倒流一百八的

源頭。這個被青山包圍的村子，如今已是襄陽市的名景區。這裡不僅有位置的優越，生態的優越：這兒才是“林壑深邃”的桃源；這兒更有傳奇的故事流傳：一個“白水源出皇帝”的傳說已經歷數百年。這傳說不是空穴來風，棗陽縣誌民國版上孫遠壽的《天池寺記略》中的“遠祖古峰公明靖難兵起以山東道員棄官歸隱於此”的這位孫氏遠祖便是這位皇帝，他先“歸隱”于天池寺為僧，後還俗與王姓女結合衍生孫氏血脈便在這白水源。緊跟那傳說的下一句便是“王家灣出娘娘”。當然這裡並沒有皇帝和娘娘，而是已成為避難隱身的普通庶民罷了。為何選擇了白水源？因這兒“林壑深邃”便於隱避，因這裡“饒魚稻竹木”利於生存。

古人已隨時代去，此地尚留古民居。據說白水源原本有 99 間房屋，後來逐步拆去了，現在只剩三間古屋被保護了起來。棗陽市政府立了塊“白水源古民居”的牌子，牌子前邊為打造景點又立了一座高大的牌坊。從這古屋的門墩石上刻有的字跡“萬曆辛巳歲孟夏月醜吉日 孫氏”推斷，此屋應修建於 443 年前，主人正是孫氏，這說明資山孫家正是起源于這白水源。這白水源不僅是白水的源頭，也是“林壑深邃”的源頭，綠水青山的源頭，還是孫氏血脈的源頭！

離開源頭，返回資山，千年老街，已脫去古老的衣衫。來到張崗，萬明已備好午餐。餐後進入萬明家，這是一個商店，這是其賴以生存的主業，與人不同的是，他卻將其作為副業，去全身心地投入護林的公益事業。舍家為公，難能可貴！在牆的一角，我們找到了答案：革命先驅的圖像貼滿牆，“為人民服務”的胸章金光閃，還有那“留住青松在，不怕瘟疫壞”的自編口號，這就是最好的答案！

下午在萬明的三層小樓前的五星紅旗下，我們合了影，準備告別回棗，萬明卻堅持再送一程。於是，他騎上巡山的摩托，插上“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小黃旗，又領著我們參觀遊覽了高廟、金銀村的示範園，一直到分手。李老師帶我們走吳店，這裡有白水河，白水寺，經過這裡才叫圓滿。感謝李老師，為我們的活動無私奉獻：人車油酒飯。



這一天，我享受了美的人生，享受了夕陽的燦爛，美景滋潤了我的感官，情誼更是難忘的留念：我們一行五人，我與詹是八 0 後，其餘劉、李、蔡三人均為六 0 後，每每下車活動，六 0 後攙扶八 0 後，這是多麼溫馨、多麼感人的畫面！

從左依次為李軍、正文、孫俊平、詹華如、義務護林員蔡萬明

回到社區，門衛叫住我：快去找你老伴，電話打不通，她正急得團團轉。啊！原來是我得意忘形，碰到了手機的靜音鍵！回到家裡，我品味著美美的滿足感，回憶一天的活動，讓我思緒萬千……

多少年來的兒時夢中的生態美景，多少年來的心中生態恢復的希望，經過多少年多少人的艱苦努力，終於在近些年得以實現。然“攻城容易守城難”，這綠化起來的荒山已長髮披肩，這成長起來的樹木已成林成材，然而卻有人惦記這樹材想讓它變成錢財，有些只認錢不認法的分子想方設法加以破壞，他們只認利益不認生態，他們只管自己不顧子孫後代。為了杜絕破壞生態的悲

劇不再重演，必須要有強有力的護林人員護林隊伍。這位蔡萬明就是一位值得讚揚的護林英雄！我必須為他寫點文字留作紀念。

蔡萬明是怎樣一個人在這裡作個簡介——

他，一個老實人，一個實在人，一個熱心人，一個純粹人，一個處處想著別人的人，一個渾身披著正能量的人，一個敢於與壞人壞事作鬥爭的人，一個堅決與破壞林木、破壞金山銀山的現象作鬥爭而無私奉獻的人！

一個出生於大躍進年代的人，一個文化大革命中走過來的學生，一個受著紅色教育沒有走彎路的人，一個時刻用真共產黨員標準要求自己的人，一個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最高信仰的人，一個始終忠於人民忠於信仰的人！

蔡萬明，王城鎮高廟村張崗人，一個有知識的農民，一個農民中的能人。他修電器、賣電器，賣日雜用品，是一個自由職業者。他還是一個兼任的義務護林員，一個公而忘私的人，一個騎著摩托不分日夜巡山護林的人，一個冒著被盜伐者惦記、報復的，在那些只認錢不認法的以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相威脅的不法分子面前毫不妥協的森林捍衛者。

我認識蔡萬明是緣於我寫的關於“神石馬”的故事，他願幫我探尋蛛絲馬跡，加了微信。他與本村一位米壽老人楊開元共同奔走呼號恢復古文化，宣揚古名人，提高地方知名度也是做了不懈努力。不久我又寫了一篇文章《豐碑》，寫的是一位被群眾稱為“真共產黨人”的支部書記，這是一位除造反派找過他麻煩外沒有任何人能挑出他身上毛病的基層幹部，一個全家人住幾十年茅草屋的書記，一頭老黃牛。人們都尊重他，親切地稱他“老書記”。

當蔡萬明看到文學院小文將這篇文章在平臺上發出來後，就找我問清情況後立馬騎著摩托找到這塊碑，找到逝者的女兒，一起在碑下佇立默哀！當時我在南寧。他當即寫了一首詩歌《他是真共產黨》發給我：

豐碑

偉大的豐碑

是內心的吶喊

讓我去尋找

去尋找孫俊平作品

《豐碑》中的“豐碑”

走進羅漢村

我冒昧地找到一位

腰彎背駝年過八旬的老人

他是我尋找豐碑的嚮導

請問老支書謝申倫

“他呀，走得早

在向陽山坡上

他是真共產黨”

短短三句話

如此沉甸甸

讓人聯想到“豐碑”

真共產黨 是多麼偉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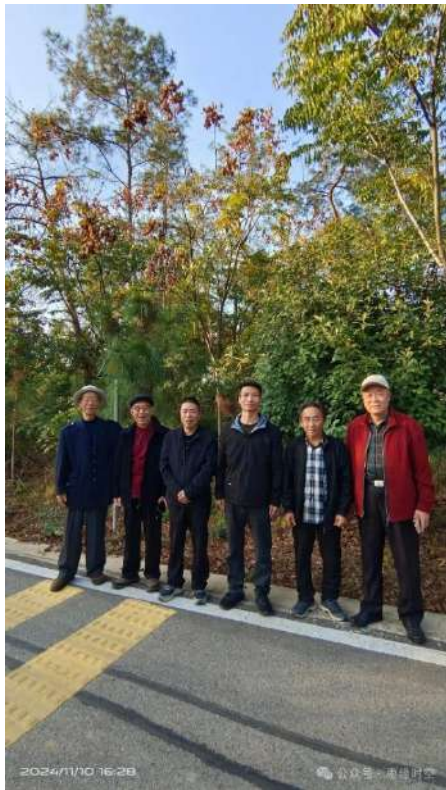
是人們心中永遠不滅的燈

我知道

一個不識字的老人
從內心發出的
觸動心靈的淚滴
也許是東風帶來山坡上的
點點雨滴
是那麼的清亮明潔
豐碑的女兒指引著
我親切地目睹
這山腰間坐西朝東的墓地
這高大的紀念碑
謝申倫，張寶英那夫婦合墓
那引人注目的挽聯——
人已入千秋明月秋風何處尋
天不遺一老荷花流水杳然去
這普通的石碑
是偉大的
深深地告訴人們
他是一個抗日戰爭的老兵
一個解放戰爭的英雄
一個抗美援朝的功臣
一個有巨大牽引力的火車頭
一個拽著貧困奔向富裕的老黃牛

2022年5月28日

從此，我與萬明的交流便頻繁起來，因為我是一中退休教師，他是一中畢業學生，我雖沒教過他，和悄悄主編一樣，也親切地稱我老師。因為我年齡大，他願為我辦任何事，去年我寫了篇《松下祭母》，因當時忘了拍松樹圖片，托他拍些發我，他立馬跑去拍了數張；不久我又寫了《親農三章》，我托他拍些舊式農具，他立馬又拍下舊式犁耙抄子揚叉秧馬等圖片如約發來。他真是個幫人幫到底的熱心腸人！



右三為王城鎮高廟總支書記李炎同志

去年襄一中百年校慶，我與他還有悄悄、詹老師有幸相遇，一起度過了愉快的時光。

蔡萬明不僅樂於助人，更熱衷於做公益事業：汶川地震，他是第一個捐款的人；疫情期間，他冒著被感染的危險，始終奔走在抗疫第一線，幫助政府做了不少工作，寫的還有抗疫日記。

他始終為捍衛家鄉的青山綠水而奔走，幫地方政府做了大量工作，拉橫幅，發傳單，配合林業站長組織各村護林員協同作戰，不分日夜守護、巡查。他還堅持寫半月巡查筆記，要知道，這一切都是義務的，一分錢的報酬可都沒有啊！

這就是我認識的蔡萬明，一個將綠水青山植入心中的人，
一個將個人生死榮辱置之度外的人，一個拿“真共產黨人”規範自
己的人！

這就是家鄉青山的護林人！

2024/11/11 于棗陽恒大四季花城

修改於 2024 年 11 月 15 日

